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 
第六十五回 走獸飛禽堪度化 士農工賈被妖魔

且說三個高僧正講經義，這僧道等來歷，若是凡眼卻認不得，惟他慧照，雖非祖師明見，卻也邪魔異類隱瞞不得。他出家慈悲方便，就是邪魔，也看他來意如何；若是逞妖弄怪，他自有秉教護持，道力不容；若是本一個向道求度心腸，便是邪魔也是正念，就與他個方便，容留不拒。陶情三個，邪不能存，去了。這僧道卻是山林中多年修煉的兩個虎豹。他向在山間，得聞前度尊者禪機，久伏山林，不出噬人。一日聽得海潮庵高僧演法，故此虎變化了僧人出來，偶逢捕竊、陶情在酒坊，遂入來諷俗。不意豹也變個道士，出林尋到店中，隨事行意，收了竈精，服了陶情，到得庵來。那陶情邪不勝正，始初借僧道名色進入，後聽了經文正義飛走。這虎豹原是實在生靈，卻又見十三位阿羅聖前有一個虎過前，侍者童子在此側竊窺，兩個私意道：「菩薩前也有虎伏。」乃大著膽子，坐在座側，哪知卻是十三位尊者法試演化僧人，正欲虎豹聞經，以成度化。他兩個因問道：「師父方才說講經度化人，不知可度化得飛禽走獸？」副師答道：「我本師說法，山石也點頭，如何度化不得飛禽走獸？比如人有恩與禽，雀也知銜環；吏有德化民，虎也渡水去。禽獸雖蠢，卻有至靈。你食他肉，他豈不恨你。你無傷虎心，虎豈傷人意。禽獸不傷人，自能入人道。」僧道聽了道：「比如虎豹不傷人，便超入人道。人若不傷人，卻超入何道？」副師道：「人若不傷人，便超入善道。」僧道又問：「善道是何道？」副師道：「仙佛聖賢、王侯將相，皆是善道中超的。」僧道又問：「比如一個不傷人，就入善道，再可有進步麼？」副師道：「你問我二師弟。」只見尼總師閉目趺坐，聽得忙說一偈道：惡道是傷人，不傷乃一善。

若來進步功，到處行方便。

尼總師念罷偈語，兩個僧道隨上前，實話說道：「二師父，我兩個實非人道，乃山林虎豹。往昔得聞了前度尊者禪機，誓願不傷害生命，因此修得年深，能變化人形，特來求超脫。今聞進步之因，意求方便之略。」尼師笑道：「我久已識汝兩個。汝既向善門，欲求方便，趁吾祖師出靜，當禮拜師前，以求超脫。」兩個聽了，忙走到靜室，果見祖師與村鄉善信及庵眾僧人閒坐，你長我短，在室內求師度化。他兩個不敢遽入，站立聽久，但聽眾聲辯論，卻不聞祖師半字之言。他兩個正疑，進退兩難，忽聞祖師開言說：「既脫獸形，已歸善道，不壞人心，豈復獸己。」他兩個低頭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分明師度也說我們獸變了善人，又歸了善道，便不復入獸類了。」復走出殿上，把這話說與尼師。尼師道：「比如一個堂堂的漢子，壞了人心，必入獸道，哪裡等他人，眼前便獸也。」兩個聽了，謝禮三位高僧。你看他兩個搖搖擺擺，直出山門而去。當下在座僧人便問道：「二師父，方才這一僧一道，與二僧講的何話？」尼師道：「講的是他學好行善做僧道，恐怕不學好、不行善的做了。他還有幾句一善轉人、再善轉仙佛的話，與他講去了。」按下不提。

且說這虎豹變的僧人道士，得了祖師度化，出了庵門，兩個計議而行。僧人說：「我也只知變和尚，講禪理，打坐功，勸化人。不到此庵參禮高僧，如何知出劫超凡的道理。」道士說：「便是我也只知道門名色，得了些陳言，哪知上藥三品的妙理！我們進步，須遠歷湖海，與人世積些功德才是。」僧人笑道：「師弟，你且復個豹形看。」道士說：「師兄你便復個虎體看。」僧人把身子抖了十來抖，把臉抹了十來抹，原還是個和尚。道士也抖身抹臉，哪裡復得原身。兩個撫掌大笑道：「好呀，存了善心，不復入獸類也。」道士說：「若是不存善心，怎能變人？」僧人道：「不存善心，只恐人還要變我前身。」兩個講說間，只見路旁一個老叟說道：「二位師父，出家人有甚憂，也無甚喜，叫做憂喜不形於色，方是個有道行的人。你兩個何事笑說而來？」兩個聽了，私語說：「俗云：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』這近庵的老兒，便就有些道理的言語。」乃答道：「我僧、道二人，乃是從海潮庵而來，得聞了高僧經典，悟了些方便玄機，在路講解，不覺喜形於色。」老叟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既是悟了些方便真機，卻是那等方便？」僧人道：「方便之門甚多，怎麼一言說得盡。」老叟道：「比如一個好好人家，被幾個妖魔精怪吵鬧，你僧道家可有甚麼方便麼？」道士笑道：「拿妖捉怪，正是我道士生意上門，如何方便不得。」僧人道：「莫要說他道門，便是我僧家也能方便。」老叟道：「正是我方才要往海潮庵問法主，道路卻遠，又恐僧家驅捉不得邪妖。既是師父說也會方便，乞請到舍方便一二，自當供獻好齋。」

兩個乃同著老叟一路行來，問道：「老叟，你家中可有甚妖魔精怪？」老叟道：「不瞞二位師父說，老拙家頗充裕，生了四個兒子。想世間只有做個本份道路，方能盡得一個男子漢的事業，所以把四子因材施教：大子才能出眾，便叫他為士；次子蠢然力強，便叫他力農；三子卻也智巧，便叫他學藝為工；四子才幹可任經營，便叫他為商。大家各執一業，倒也各有所得，料可成家，不負了老拙這一番教訓。誰知他四個忽然都變了，怠惰本業，相爭相競。大子荒廢了學業，要奪農工；次子懶惰耕耘，乃經商買賣；三子不習手藝輕便，反去力農；四子不務經營，游閒浪蕩。因此蹺蹊事出：瓶罐也成妖，桌凳也作怪，青天白日見邪見鬼，孩子也不得安。師父，你道是何說？」道士說：「老叟，你家莫不是有甚歪邪婦女引惹妖魔？」僧人道：「恐是老叟傷了些陰德，叫做『主家不正，招出怪事』。」老叟笑道：「老拙家無婦女淫邪，我亦沒有過惡。且請二位師父到我家，看是何怪甚妖。」道士說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兩個走了數里，到一所莊戶人家，房屋卻也深大，老叟便指道：「這便是老拙寒家。」道士抬頭一看，只見那：

房屋層層深邃，圍牆處處多高。

人丁出入不少，馬牛卻也成槽。

兩個走到門前，老叟躬身延入。到了堂上，老叟便問僧人何號，僧原無名姓，忙忙答道：「海庵。」又問道士，也忙答應道：「潮庵。」老叟道：「二位師父既從海潮庵聽講而來，怎麼法號就在庵上起？卻是到庵後起得，還是在前起得？」僧人道：「我二人原不是此號，乃是到庵後改的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屋內一個大石頭打將出來，就如人聲說道：「你兩個只該說是號山君，或是號金錢，如何詐冒姓名？」僧人、道士吃了一驚，向老叟說：「想是內眷在內，不容我兩個僧道上門。」老叟低聲近前說：「這便是妖魔，打石說話。」道士聽了，問道：「這屋內何處？」老叟道：「這屋內就是大子的書室。」道士說：「太令郎可在內麼？」老叟道：「今早避出外去了。」道士道：「今日叫令郎不必入室，待小道住下。」正說，又一塊石打出來說道：「你便住下待怎的？」僧人說：「連小僧也住在此室罷。」又一塊石打出道：「可怕你一庵的和尚都來住？」僧人、道士聽了，便要入屋內。老叟只是害怕，道：「且吃齋飯。」道士哪裡等得，乃向身邊拔出一口劍來，僧人也抖一抖身體，執出一根禪杖，走入堂後。時天已黃昏，只見那空書室內，跳出兩個妖魔來，生得卻也醜惡。但見那妖魔：

一個發似珠砂，一個臉如藍靛。一個眼似燈籠，一個耳如蒲扇。一個手像釘耙，一個口噴火燄。一個拿著根槍，一個執著把劍。一個咬著牙關，一個變了皮面。一個道冤自有頭，一個道債各有欠。

道士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兩個是何物作怪，甚事為妖？」只見一個怪說：「道士，你只曉得與人家做醮，要齋吃，要經錢。若是只這兩樁，卻是你本等，也不招邪作怪；若是奪同輩的門徒，爭伙中的施主，賺人家齋食，爭醮錢的多少，便自家作怪為妖，又何必問我？你那和尚，到施主家唸經，也是這般一等。你們自家作怪，我不過趁空隙兒，幫助著你。」僧人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了。只是我們不是唸經做醮的僧道，卻是隨緣化齋遊方僧道，哪裡與同輩奪門徒，伙中爭施主？」那怪說道：「隨緣化齋，有無任緣，也是本等。卻有那吃著口裡，想著鍋裡，吃飽了又想襯錢，化了衣服，又想鞋穿。自作妖怪，何消管我！」道士喝道：「休要強辯！你只說你是何妖，有何冤愆，把這老叟家煎炒。」一個怪便說：「道士，你要知來歷，我也說與你知。」乃說道：

我妖名上達，這怪號欺心。

欲要登去路，先須種善因。

妄想一朝貴，將人產業侵。

不思勤苦處，就裡有黃金。  
我妖原是主，這怪卻來親。  
士人無定主，相關到如今。

道士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你這兩怪，一個扶助老叟大子上達的，一個是坑陷他廢業的。人生世間，他習本份事業，只該扶助他，你這欺心怪，如何來坑陷他，使他廢了前程大事？」欺心怪道：「誰叫他一心求上進，一心又妄想著他日登雲路，如何治產，如何立業，張家之女可妾，李戶之地可侵，自然上達之妖退腳，我欺心之怪侵身，總是他自失主張，莫怪我兩魔作吵。」道士道：「習本份，思前程，亦是為士的份內事，你為何妄來侵奪上達的窩巢？」欺心怪道：「忠君愛民，為士的何不把這前程想一想，我自不敢來奪他的窩巢。」道士喝道：「如今只許上達扶助，卻不容你欺心。」欺心怪道：「你僧道上人家門，只管化你的齋，吃他的飯，莫要管人閒事。」執著槍照道士戳來。道士掣劍去迎。戰了一會，欺心怪力弱敗走。這裡道士趕去，那怪往後屋簷上立著，叫：「兄弟們來助戰。」只見那後屋裡鑽出兩個怪來。道士看見，回頭只見老叟同著僧人進來，道士便問此屋何處，老叟答道：「此乃次子為農的臥房。」道士笑道：「老叟，你見屋簷上精怪麼？」老叟道：「老拙眼花，不曾見有甚精怪。」僧人說：「你無慧光，如何得見。且問老叟，你這屋後幾層，卻是何處？」老叟答道：「三層都是三子四子住屋。」僧人道：「層層有怪。你且避了，待我兩個與你除妖。」老叟依言往外屋避去，又叫家中男女也都避了。只見那兩個怪鑽出來，向欺心怪問道：「這僧、道何來？」欺心怪答道：「我忙忙的與上達爭窩巢，見了道士來助上達，卻不容我，便與他爭戰，卻不曾問他個來歷。」這兩怪乃手執著釘耙，問道：「那道士、和尚哪裡來的，管人家閒事？」道士聽了道：「你卻又是甚怪？」那兩個怪，一個稱是「懶妖」，一個稱是「惰怪」。道士看他那形狀：

蓬頭跣足，拖手懶腰，一團好睡的形容，半似醉酒的模樣。釘耙空執在手，氣力全沒些兒。倒像有些風流佳興，好吃懶做的情況。農家若遭這個妖精，怎不叫三時失望。

道士看了笑將起來，指著欺心怪罵道：「你叫這個么魔幫助你，越發晦你的氣。他兩個連自己也顧不得，怎幫得你！」兩怪乜斜著眼道：「你也休管我幫得幫不得，且說你兩個的來歷。我看你兩個是兩教各宗，常聞得彼此爭施主，誇門風，今日如何一處你兄我弟，親親熱熱？」道士喝道：「你哪裡知道我僧、道原來是一家，只因世有不明白道理，譚俗出家的，便分門爭競。似我二人一氣傳來，何有差別。你既要問我來歷，我且說與你知道。」道士乃說道：

自幼出山林，弟兄吾兩個。  
狀貌不殊差，威風卻也大。  
只因識性靈，輪回被覺破。  
我兄入禪林，自把仙門做。  
煉得有神通，四海聲名播。  
昨謁高僧庵，道理都參過。  
蒙師指路頭，縛魅莫教錯。  
今朝遇你妖，自送上門貨。  
急早離他門，免教劍下剝。

兩怪聽了，私自計較道：「這和尚、道士有些來歷，可叫三房、四房妖魔齊來幫助幫助。」欺心怪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古語說得好：『三拳不敵四手。』」乃向屋後大叫：「弟兄們齊出來助戰！」只見後屋層層都鑽出幾個怪來。卻是何怪，下回自曉。